

新时代呼唤新愚公

□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

巍巍太行深处,一条“愚公路”,打开了一部变身为宝、脱贫致富的传奇。在中国北方大地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小山村,一群年过半百的老人,跟着一名退伍回村的支部书记,迎风冒雪,挖土修路,战天斗地。从荒山秃岭到漫山披绿,他们用新时代的愚公精神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奋斗之歌。

太行山从来不缺传奇。从远古愚公移山,怀抱“虽我之死,有子存焉”的信念叩石垦壤,感动上天;到80年前,刘伯承、邓小平率八路军129师在漳河河畔浴血奋战、团结抗敌,缔造“九千将士涉涉县,30万大军出太行”的传奇;再到50多年前,绝壁穿石的“人工天河”红旗渠把精神之旗插上太行之巅……时空变幻,唯有精神永恒。

历史的车轮驶入2020,决战决胜脱贫攻坚,冲锋号已经响起!久困于穷,冀以小康。想搬走沉重压迫了千百年的贫困大山,谈何容易?新时代我们需要新愚公,立下移山志,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!

“不靠天,不靠地,靠就要靠自己。”这是后池人从愚公精神中汲取传承、发扬光大的力量,更与“自力更生,艰苦创业,团结协作,无私奉献”的红旗渠精神一脉相承。正是靠着这种精神,后池人靠着开山筑路,钻岩找水,开荒播绿,奋力搬掉贫困这座大山;正是凭着这股劲头,后池人不等不靠,苦干实干,誓把后池变“金池”,硬是用双手拼出一片广阔未来。

“一个家,一个梦,一起拼,一定赢。”这是后池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奋斗誓言。后池村的党员干部们亲如兄弟,团结一心,吃苦在先,像一个拳头般坚强有力,筑牢坚强的战斗堡垒;像一面旗帜般高高飘扬,在反贫困斗争的战场上指引方向。正是有这样的带头人、主心骨,坚守初心、践行使命,才能唤起群众同心干,汇聚起澎湃伟力。

后池,是中国脱贫攻坚战场的缩影;后池人,有新时代中国人的风骨;后池精神,是新时代的愚公精神。共和国的大厦,正是由千千万万普通的劳动者创造。经历了一代代人接续奋斗,我们迎来新世纪第三个十年,将在历史长河中镌刻下更加闪亮的坐标——百年奋斗结出硕果,千年夙愿圆梦今朝!

“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,不获全胜决不收兵!”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。脱贫攻坚奔小康,终究要靠广大群众的辛勤奋斗和创造实干。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,挺起脊梁,只争朝夕,加油冲刺,奋勇夺取新的胜利!



守江禁渔那些年

——一名老渔政人的禁渔记忆

□ 新华社记者 罗晨 余刚

隆冬时节,长江江西彭泽段。年近花甲的易秋收站在船头,望着熟悉的江面,心中不禁感慨万千。2020年元旦,从事渔政工作二十余年的易秋收正式步入退休之年,他多年来守护着这片长江水域也迎来了为期十年的“休养生息”……

“捕捞船不再来了”1992年,易秋收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彭泽县渔政局工作。在他的记忆里,20世纪90年代初期彭泽县的渔业依然兴盛,鱼肉肥美,渔市繁荣,渔民富足。当时的彭泽沿岸约有七、八十条渔船捕捞作业,渔民的年收入能达到两万元左右。

“每年四月中旬左右,余干县会有六、七条船专程来彭泽捕捞刀鱼,一待就是二十多天。”他回忆当年的盛况说。然而,彭泽渔业的兴盛场面未能持续太久。随着鱼类资源日渐减少,一些渔民选择退捕上岸,另谋生计。“没过几年,到90年代后期,长江刀鱼越来越少,也再难看到远道赶来的捕捞船了。到近几年,彭泽一百多家渔户中约有三分之二已不再进行长期捕捞。”易秋收说。

“为了子孙后代”2002年,为保护长江渔业资源,我国对长江开始实行阶段性禁渔制度。当时已在水上执法一线工作数年的易秋收对这一政策非常支持。“那时鱼的数量已经在减少,鱼也越来越小,渔民们渔网的网眼也跟着变得越来越大。开展春季禁渔很有必要。”他说。

春季禁渔制度刚实行的头两年里,易秋收在休渔期里异常忙碌,他和同事们时常需要到江中驱赶偷捕的渔船。水上执法巡逻频率也从之前的三天一次增加到两天一次。

“部分渔民一开始对实行禁渔还是有情绪的。”易秋收回忆说。为此,易秋收和同事们向当地渔民做了大量思想工作,宣传开展禁渔工作的必要性,并帮助渔民们在休渔期寻找些短期工作。渔民们慢慢理解并接受了春季休渔制度。



作者近照



作者近照

该书可能还有其他亮点,这里不再列举了。应当提出的是,我的上述看法,仅是个人学术论点,也可能不成立。如果能引起研究孝义古城文化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,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
我忍受着夏日的高温和孤独,连续不停地伏案疾书三个月后,18万字的专著,从6月11日的座谈会开始,于9月9日基本结束了。但我病了,连最后一章的几首诗词,也实在无力作了,只好请孝义古城诗社的李庆泉社长帮忙完成。当我将《古城情思》初稿发给王正树会长后,儿女们把我送进了医院……我完全虚脱了,全身无力,脑子一片空白。

在病床上,看到白色的液体仿佛是我的汗水和泪水,缓缓地滴入我狭窄的血管,我已麻木得没有一丝痛感了。经过一段治疗出院后,我身体有了好转。但直到今天,我应约写这篇文章时,还是感到身体的累。写书的三个月,依稀是一场梦。甚至到今天也不敢想那三个月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。

日前,《孝义风采》杂志在特别推荐栏目,刊登了我《古城情思》一书的第一章压缩稿,《孝义文艺》刊登了第二章压缩稿。望着我的白纸黑字文章,我倍感欣慰:人生难得几回累?!累又算什么?通过这次累,新增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王正树朋友,加深了与梁镇川为代表的一批文坛好友的深情厚谊,加入了一支生机勃勃的三晋文化研究队伍,为我故乡留下了充满我真挚大爱的两本书。这四个“一”,不仅是我2019年最大的收获,而且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。总之一句话:值!

马立明老师让我结缘人民网山西频道,在任永亮老师的指导下,我在《山西日报》的发稿量大大增加。无论是新朋友,还是老朋友,在这里真诚地说一声谢谢,谢谢你们对我一如既往的关怀、关爱、支持!

愧疚

2019年,自己拥有了更多的光环,却对家人充满愧疚,让自己感到了一种心酸。6月6日,妻子没有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做饭,说自己可能是感冒了。上午下班回家,我给她带了一点感冒药,妻子没有吃饭,吃药后依旧躺在床上;下午妻子打来电话说她又吐又泻,不是中暑了,下班回家,我给她买了点中署药。晚上11点多妻子突然休克,大小便失禁,我急忙把她送到医院,整整输了24个多小时的液体,病情才有所缓解。11月28日晚11点25分,在省城上大的女儿打来电话说膝盖处起了个孢子很疼,想让我陪她去医院检查,我以远、忙为理由,拒绝了。直至拍片、彩超仍然确定不了症状需要做核磁时,在妻子的劝说、女儿的哀求下,自己和妻子才陪女儿在山西医学科学院进行了检查。对于已上三年级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,从来没有陪他做过一次作业。在这里,真心地说一声对不起。

2019年,我尽力了。该自己干的,自己小心翼翼干着,不该自己干的,自己也认真干着。这一年,自己苦过,累过,打拚过,委屈过,伤心过,病了挺着,累了扛着,哭了顶着,苦了藏着,烦了憋着,痛了忍着,笑了躲着,作为男人,觉得这一切的一切,不是啥事,只要责任还在,希望就在,幸福一定就在。

2020年,不管怎样,自己仍会整理好自己的心情,用崭新的姿态去迎接新一年的到来,在新的一年里,继续努力奋斗,实现梦想。

编者按

2019,我们都在努力奔跑,我们都是追梦人。2020,我们开始新的征程。

回望2019,无数画面让我们动容。

有梦想就有目标,有希冀才会奋斗。无论国家、社会还是个人,梦想都是保持生机、激发活力的源泉。本栏目选取了两位来自基层的工作者,

在2019年里的奋斗故事,旨在使正能量更强劲,主旋律更高昂,同时激励每一个人发扬梦想精神,继续在奔跑中拥抱梦想、成就梦想。因为这些成就就是新时代奋斗者挥洒汗水拼出来的。

“累”但快乐着

□ 师道强

其实,这里说的2019年是下半年。再具体点,也就是六七八三个月。三个月,我写了一本18万字的专著。书刚完工,人就病倒了。

那是5月底的一天,一个叫王正树的陌生人要加我微信。我点同意后让他自我介绍一下。他介绍,吓了我一跳。原来他是原孝义市政协副主席、统战部副部长,现担任孝义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。我与他素未交往,他加我有什么事?简单寒暄几句后,他单刀直入,说三晋文化研究会编一套文化丛书,想让我写关于孝义古城文化的专著。我听了,连忙以自己这方面情况不了解而拒绝。不料,第二天,他要与我视频。我点开,只见一位满脸慈祥的、虽上了年纪、但精神矍铄的长者,笑眯眯地又与我谈开写书的事。我说,我从小离开孝义,定居在介休。虽说常回去,但毕竟离开孝义几十年了。而且孝义文坛大腕云集,怎么也轮不到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外人来写。说到这里,他严肃起来,加重语气说,谁说你是外人?你生在孝义,长在孝义,是地地道道的孝义古城桥南人。论笔杆子,你出过几本书,在孝义文坛上很有威望。孝义三晋文化丛书不能没有你的一本!他话已说到这里,我就犹豫了,说那就考虑考虑。他就这样吧,你把你的手机号码发给我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不一阵时间,他就三晋文化研究群里发了《通知》,说“我们已出版的《孝义文化丛书》中,就古城文化来讲还是短板弱项,为此决定由我市古城籍作家师道强先生主笔,打造一部古城文化专著。希望各位会长、专委会主任及理事同仁,有古城文化方面资料的请给予提供。师道强先生已加入本群,手机号码为:13700559156,他与咱们大多数人还不熟悉,请大家主动与他联系沟通,感谢大家的配合与支持。”

事已至此,我已被逼上梁山了,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好在我平常有一些靠得住的“梁山好汉”,是他们给了我全力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。最关心我写书的是亦师亦友的梁镇川。他是原吕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行署文化局长、吕梁人民艺术家。退休后主编由孝义市委宣传部主管的《孝义风采》杂志至今,还担任着三晋文化研究会的顾问。这次,他首先帮我组织召开了孝义古城文化研究座谈会,参加的人有市政协常委、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、著名文化学者郭建荣博士,孝义市政府原副市长、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吴汉国先生,孝义市文化局局长、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处亮,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、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马明高,三晋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郭新荣,著名学者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郭炳焄,中阳楼街道办事处原主任科员杨海宏,马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天将,《孝义风采》主编助理褚晨光,三晋文化研究会古城文化专委会主任李庆泉……单看这样的阵容,就知道他们为我写书提供了多么宝贵的资料和建议,让我受益匪浅。

会议结束后,王正树会长给我提供了他们出版的所有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和杂志,梁镇川先生提供了15年来出版的全部《孝义风采》杂志,赵处亮提供了两部《汾州府志》和《孝义县志》,吕梁技术学院宣传部部长王爱琴提供了三部孝义古志,市教育局局长田耀提供了《孝义教育志》,杨海宏提供了《城关乡志》和下属各村志,郭新荣、李荣生和胡天将等人也提供了不少有关古城文化研究的一些资料。更令人感动的是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、北京吕梁商会石树滨书记从北京给我快递来一些我急需的资料。我翻开这些堆满文案的资料,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不仅大开眼界,而且为写这本书心中有了些底气。在此基础上,我动笔前,首先想到的还是梁镇川,几次与他沟通,才确定了书的整体风格和框架结构,他还亲自帮我确定了书名《古城情思》,并与我共同拟定了各章的小标题。之后,我将书名和各章标题报了王正树会长,在他支持下,开始动手写了起来。

我写书或作文有个习惯,就是大纲确定之后,会全心投入进去,一鼓作气去完成。我退休后写了两部50多万字的小说,两部40多万字的散文、评论和诗词曲集。10年期间写了约100余万字的作品。平均每年10万字以上。这对于我一个古稀老人来说,没有一颗恒心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
自己随心创作尚且如此,此次“应命而作”更不敢怠慢。每天除过吃饭和睡觉,就一头钻进书房里,甚至忘了白天和黑夜,忘了是否吃过了饭。这次,因不知书何时要出版,怕耽误了人家时间,因而更是不敢懈怠。什么电视、微信、聊天、上大街、逛超市等等,好像与我无缘了。我的身心全沉浸在孝义古城文字中。

孝义古城文化虽没有专著,但资料和文章多如牛毛。按照王正树会长的要求,我的任务就是把古城文化集中梳理出来。从纵向讲,要讲清古城从诞生到今天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过程;从横向讲,凡有关古城的旧貌、人文、经济、教育、民俗、娱乐、艺术、传统等等,都要涉及到。力争做到读者看完书后,不仅能对古城有一个全面的了解,而且要受我的抒情文字的感染,让人们对古城产生一种美的情怀和向往。为此,除一般散文体裁外,我还在每章前填了一首词,每节后赋了一首律诗或绝句,中间也嵌了一些诗词曲,共达100首之多。这样,让读者在看枯燥的文字中,欣赏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诗词曲,可在娱乐中,加深对文章内容的印象。

在内容上,我除对古城基本的情况和知识介绍外,力求突出一个“新”字,即对别人没有写过,或写得过于简单的内容,进行创造性

地发挥。这也可以说是全书的亮点。

第一,关于孝义古城的历史。一般人多以唐宗御赐孝义县名起,至今1700多年计。我深入研究后,认为应从春秋时期,晋献公“假虞灭虢”后,将隗虞之民迁往其边疆地带,设置瓜衍县,即孝义县的最初形式起计,至今已2613年了。这样,就把人们讲的孝义古城历史延长了900多年。同时,我还按照城池规模的结构、名称的变动和朝代的更迭统一考虑,将其历史划分为“初始”“雏形”“定型”和“改造”四个阶段,这样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和掌握其演变的过程。

第二,关于火烧中阳楼的传说。这个传说有多个版本,但在火烧的原因上,都是因为孝义人对上天不敬,引发玉帝发怒,派火神下凡而烧的。但我从2010年新建中阳楼的资料中,发现中阳楼原先向西倾斜的历史。从中受到启示,原先火烧中阳楼的原因,可否演化为玉帝为免除楼塌,给古城造成人财损失而有意烧掉重建?这样一改,既保留了火烧中阳楼的历史,又免去了对孝义人的负面名声,这对正面宣传孝义,何尝不是一件好事?

第三,关于战国时期魏国大将庞涓可能是孝义的名人。对于历史上的庞涓,因受“孙庞斗智”故事的影响,庞涓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。但庞涓是哪里人?迄今为止,全国还没有一个资料认定。我从孝义县志中发现有“县城南关有庞涓冢,后改称正庵”的记载。又从桥南村志和网上查到好多资料,证明庞涓为魏国成霸,屡立战功,舍生取义。魏国官方纪年史《竹书纪年》,纠正了史传“孙庞斗智”的错误。我们孝义如能以此为依据,为庞涓正名,那么孝义又出现了一位古代名人,这对正面宣传孝义是不是大有益处呢?

第四,关于六尺巷的传说。孝义古城内有个六尺巷,但见到说明的文字仅三言五语和一首诗而已。完善这个传说,在古城改造中保留和修复这个巷,不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事呢?我据仅有的梁镇川先生的短文和任学谦先生的剧本,经过大胆推论和编撰,重新演绎了这个详尽的传说故事,这对大力宣传孝义的仁义道德又增添了资料。

第五,关于“孝邑建筑中阳楼并永安市场”的碑文。关于这个碑,很多著作或文章都提过,但仅引用了头两句而已。这次,我读了全文后,在其“赏析”一节中提到“其文立意高远,叙事精准简练,文辞美轮美奂,抒情引人慨叹,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文学艺术审美价值。是我所见到古城乃至孝义境内最好的碑文”。所以我最后提出此碑当称为“孝义第一碑”。这个提法,有可能是我首次提出的。

责任在幸福就在

□ 肖继旺



作者近照

均为102条;2019年,新华网山西频道和人民网山西频道稳中有升,分别发稿11条和34条;2019年,在《吕梁日报》发稿再创佳绩,达500余条,圆满完成了吕梁日报方山版24期的组版、校对任务。

2019年,新闻作品《王燕:八年如一日照顾瘫痪丈夫不离不弃》《方山药农摆花地里“淘金”》《“雪亮工程”为乡村安慧眼保平安》分别获“2016—2017年度山西省残疾人事业好新闻奖”三等奖,《吕梁新闻奖》二等奖和“吕梁市首届政法新闻作品评比”二等奖;摄影作品《与民同乐》入选吕梁市体育局举办的“激情二青春·精彩在吕梁”摄影展,《尽享阳光财富》荣获2019“奋进新时代 脱贫奔小康——讲述山西脱贫故事”优秀摄影作品。与此同时,还荣幸地被授予“吕梁市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”“第三届方山县优秀专业技术人员”,并被推选为二青会火炬手。

感恩 成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,但更需要贵人的扶持。说实话,每每凌晨打来的电话,没有意外就应该是媒体人打来的,肯定是因为我不严谨的稿给他们引来了麻烦。

记得2019年7月3日晚,山西日报社黄靖老师打来电话说,继旺,打扰休息了吧。北京理工大学2019年暑期学生骨干培训在方

山县开班。当天下午,全体师生齐聚在北武当山开展“我的祖国我奋斗”主题团日活动……是这个逻辑关系吧?我回答说:“是的。”核实清楚后,她说:“不早了休息吧。”在平日里,她也会与我沟通,比如:篮球赛文字说明太单薄;匈奴大营打包再传一下,如同文化墙;甜玉米还是糯玉米;平衡车联赛比赛全称是什么等等;11月13日,她还告诉我,山西日报摄影部给了明年的新闻战线杂志,请把杂志地址发给她。说实话,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师给了我如此大的帮助,我的感激不知如何表达。

2019年9月23日晚10点24分,山西日报社康珍老师打来电话,和我核实丰收稿件的细节,第二天稿件就见了报。自2016年认识康珍老师以来,她和我核实的稿件内容实在想不起有多少次了,唯一能记得的是她帮助我修改了不少新闻稿件,并发表在《山西日报》上。

说起在《山西日报》发稿,最早的引路人是山西日报社薛锁明老师。因为他是方山人,多年来,近距离的接触交流,使自己对新闻写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定位。

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有12月3日上午9点33分的一个电话。那是吕梁日报社总编刘鹏打来的,电话一通,劈头盖脸就操练了我个狗血喷头。原来是因为稿件日期出了错误,但最后他还是和声细语地嘱托我以后一定要多加注意,最近多给吕梁日报社传一些高质量的照片。马毅敏老师帮我叩开了新华社的大门,